

# 《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 搭建青年与历史的共情之桥

○ 张盼

## 影视热评

2026年1月26日 星期一 主编:周星  
责编:倪尧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数字报 www.whysw.org

A04

文化艺术报

2025年,微短剧行业呈现爆发式发展,全年产值接近900亿元,较2024年增长近一倍。戏曲微短剧作为其中的特色类型,以“非遗+微短剧”融合地域文化、方言特色、戏曲艺术,其正借势行业东风实现快速发展,为微短剧市场注入新活力。

### 戏曲微短剧的内容创作模式与现象

当前,戏曲微短剧呈现出三种主流的内容创作模式和现象。

一是对“经典戏曲”的改编演绎,其特征为尽量保留原剧情与唱段,用原戏曲唱段推进叙事并抒发情感。如豫剧短剧《新倒毒大叔的婚事》,以河南方言和经典豫剧故事为基础,场景多在田间地头,故事围绕家长里短、邻里矛盾展开。又如秦腔微短剧《火焰驹》,依托经典戏曲,采用普通话进行表演,只在“关键”的抒情段落和对话叙事中融入经典唱段。

二是依托传统剧种开展“古装新编”创作。其核心特征在于凭借戏曲剧种的独特唱法与表演范式,进行历史传奇题材的故事新编。如越剧短剧《明州奇闻录》,构建虚构的历史时空背景,讲述明州巡司与捕头的探案故事,实现了现代真实诈骗案件与历史传奇话本之间的互文“穿越”。

三是“戏曲元素”的现代移花。多借助戏曲风格形式与戏剧元素,对戏曲人“做梦”故事展开当代演绎,其间穿插戏曲唱段以丰富舞台演绎与视听呈现。如《我是角儿》《戏神》《花开百日红》《越女争锋》《引郎入戏》等微短剧,多以“名角做梦”为核心移花接木,贴合现代短剧的叙事策略。

### 戏曲微短剧的“快慢融合”与“形式变奏”

戏曲微短剧,融合了短剧之“快”和戏曲之“慢”。“快”的是其内容适配移动传播的节奏革新,

## 「快慢共生」的变奏： 浅谈戏曲微短剧的当代创新

○ 李昕婕

“慢”的是其坚守文化根脉的美学底色。这种融合与变奏,不仅重构了戏曲的传播形态,而且在内容表达与艺术形式上开辟了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的新路径。

内容创新是戏曲微短剧实现“快慢共生”的核心支撑,是传统内核与当代语境的精准对接。传统戏曲的“慢”,体现在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核中,戏曲微短剧的“快”,表现为对内容的轻量化重构和对现实议题的快速响应。经典改编摒弃传统戏曲的支线冗余,以主线聚焦实现叙事提速,既保留经典唱段的抒情张力,又以紧凑情节适配碎片化观看习惯,实现了“慢内核”与“快叙事”的有机融合,在守住文化根脉的同时,贴近了当代生活。

形式革新则是戏曲微短剧“快慢共生”的关键抓手,是

传统戏曲美学与现代影视技术的创造性融合。传统戏曲的“慢”美学,体现在程式化表演、声腔韵律与写意意境中,戏曲微短剧在形式创新方面,以“快技术”激活“慢美学”。在传播载体方面,微短剧以适配移动端的竖屏呈现方式替代了传统剧场对全景舞台的观赏模式。通过面部特写放大演员的眼神流转与情感表现力,用蒙太奇剪辑重构戏曲的时空转换。同时,戏曲“慢唱念”与短剧“快反馈”的结合,也是网络传播的形式革新需要,使得戏曲突破了地域与时空的限制,实现了从剧场到网络流量场的跨越。

戏曲微短剧的“快慢共生”,本质是传统艺术适应数字时代传播规律的必然选择,也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可借鉴的创新路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戏曲微短剧的困境,部分作品存在唱段割裂、表演弱化的问题。如何在“快传播”中更好地坚守“慢文化”的艺术本位,是其持续发展的关键。

革命题材微短剧《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由王亚执导,根据网络小说《苏梅梅的超市》改编。故事讲述当代大学毕业生苏梅梅意外绑定“万界超市”系统,将超市开在长征路上,一边开超市一边寻找大爷爷苏忠国的奇幻故事。故事的结局颇具深意:苏梅梅终于找到了苏忠国,带他穿越回现代,但苏忠国依旧选择重返长征路,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该剧完成了一次大胆的叙事实验,开创性地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微短剧形式相结合,使Z世代青年得以窥见并共情80多年前那场伟大征程中的艰难险阻与信仰光辉。

### 叙事革新:奇幻设定作为历史书写的“情感接口”

该剧巧妙地将“穿越”“系统”“经营”等现代网络文学元素,与“长征”这段厚重的革命历史相结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它摒弃了传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惯用的宏大史诗笔法,转而采用深受Z世代喜爱的“系统文”奇幻框架作为入口。在剧中,“万界超市”系统并非单纯的穿越工具,而是一个设计精妙的情感转换器,它连接了历史与现实,成为当代青年与红军战士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苏梅梅的超市,是物质丰富的当代社会与历史上的极端环境并置的隐喻空间。故事中,炊事兵坚持用仅有的青稞面换包子,凸显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与品格,也使长征的艰苦卓绝具象化。而“当代人通过‘下单’支持超市运营,进而为长征提供物资”这类情节设定,使年轻观众能借助最熟悉的消费文化语境,理解相对陌生的历史情境,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 价值传递:微观叙事中个体生命的“精神呈现”

该剧在价值传递上,并非口号式的生硬灌输,而是以显微镜般细腻的人文关怀来呈现。它通过苏梅梅寻找大爷爷的过程,串联起长征路上一个个“无名英雄”的故事:面临断粮却仍严守纪律的炊事兵,用生命守护发电机的阿宝,在战火中为新生命筑起防线的战士……这些形象不再是历史画卷中模糊的背景,而是被赋予了姓名、情感与自主抉择的鲜活个体。剧作的高光时刻,在于其对“牺牲”与“选择”的当代化诠释。苏梅梅带着“寻找亲人”的个人目的而来,最终却被历史上的人和事感染,深刻理解了红军的信仰。而苏忠国在见证现代的盛世繁华后,毅然选择了重返长征路。这一选择更彰显了长征精神的伟大——当年的革命先驱在看不到未来的情况下,依然义无反顾,选

择为新中国前赴后继。这种基于个体生命体验的精神呈现,比任何宏大的说教都更具穿透力和感染力。

### 形态探索:微短剧成为主流价值传播的载体

该剧最显著的创新是跳出了短剧“悬浮式甜宠”的舒适圈,大胆涉足革命历史题材。该剧上线仅一周,全网播放量就达到1.7亿,全网话题阅读量超10亿次。这充分表明,微短剧也具备承载厚重主题的能力,可以成为主流价值传播的载体。此剧虽仅有5集,且每集时长不足10分钟,却巧妙地把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漫长的历程,转化为高度戏剧化的单元剧式架构,完美适配了短视频受众的观看习惯,实现了严肃内容的“碎片化吸收”与“情感化沉淀”。该剧的成功实践证明,主旋律叙事并非仅能依托鸿篇巨制呈现,也能够以短小精悍的微短剧形式,借助碎片化的传播方式,直抵当代青年的内心世界。

短剧《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成功地将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代青年可感知的关于个体选择、温暖相助与信仰价值的奇幻故事。尽管作品在部分台词设计和情节处理上还存在瑕疵,但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尝试。它虽未全方位呈现长征的艰苦历程,却能让党岭山的皑皑雪峰、《八月桂花遍地开》的动人旋律走进当代青年心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只有让青年走近长征、对话长征,才能真正实现长征精神的传承。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期望有更多精品微短剧讲好长征故事,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微短剧应在精品化进程中持续挖掘新题材,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优秀作品。

# 《家里家外》:传统价值的当代书写

○ 朱丹华

2025年播出的微短剧《家里家外》堪称现象级作品,第一部上线3天话题量破10亿,第二部在播出时热度依旧保持“断层领先”。该剧在情节排布上延续了短剧不停反转的快节奏,给观众带来观剧“爽感”;同时又以细腻的生活细节营造真实质感,使其在众多同质化微短剧中脱颖而出,也使家庭伦理这一传统题材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价值有了新的时代书写方式。

### 善恶有报观的价值加固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中国民间伦理中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在《家里家外》中得到了充分延续与强化。

剧中人物命运与道德选择紧密相连,正面角色在遭遇困难后会有幸运的转机,而反派的恶行则会遭到反噬。例如,夫家舅舅装病抢夺财产,结果患上肺癌;婆婆折磨儿媳,最后自食恶果,反而受气。这种因果报应的迅速兑现,既满足了观众对公平正义的心理期待,又在娱乐过程中强化了道德训诫的力度,实现了对价值观的重塑与加固。

### 温良恭俭让的市井反叛

“温良恭俭让”是传统士大夫阶层的重要伦理准则,在《家里家外》中却经由蔡晓艳这一核心角色,对其进行了反叛和重构。

蔡晓艳是一个没太多文化的市井

妇人,性格泼辣、生性活泼。她不在乎传统规训的束缚,当女儿被老师冤枉的时候,当儿子的魔方被邻居抢走的时候,蔡晓艳从来都是以强悍的姿态维护家人。她将“温良恭俭让”重构为一种敢言善斗的生存哲学,这既是对传统道德伦理的反叛,也是对当下时代情绪的一种回应。

在《家里家外2》中,丈夫说孩子出生在三轮车上,让他想到“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时候,蔡晓艳一拍大腿说,叫“三轮”,这个名字很好;而丈夫马上首肯了她的话,并把写有“陈修远”的纸条扔掉。传统的人文话语被迫让位于生动鲜活的市井真实表达,这是非常具有趣味性,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幕。

### 传统大家庭的时代回归

在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封建大家庭一度被视为庞大封闭的“修罗场”,但东方伦理中对大家庭式亲情的希冀始终未曾断绝。如果说《家里家外》第一部是基于“夫妇核心小家庭”的情感描摹,《家里家外2》则将故事延伸至不同代际家庭之间的互动,呈现出传统大家庭的重构图景。

外甥的加入,奶奶的出现,以及子女的成年,带来了叙事空间的拓展和家庭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剧中,女儿在25岁时经历第一场恋爱,当父母表达出不赞同时,她直接选择与男友分手,



因为“妈妈肯定是为了我好”。女儿结婚时,婚车驶出家门后又折返,因为新房就在父母家隔壁,正如剧中台词所说:“看得见家的地方就是风景最好的地方。”这两幕中,子女成年后的选择折射出年轻一代对大家庭模式的回归与重构。这种重构不再强调等级尊卑,以情感为纽带的大家庭成为当代人的精神栖所。

当前,微短剧已成为大众文艺中最活跃的叙事力量,在看似迎合流量的表象下,实则也在悄然重构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家里家外》的创作实践,正是在个体意识觉醒的语境下,对东方传统伦理的一次回归与当代重塑。

